



绝代剑客

台湾

上官鼎著

花城出版社

台湾·上官鼎著

绝代剑客

花城出版社

目 录

一	赤子天心	(1)
二	一飞冲天	(38)
四	八俊飞憎	(110)
五	龙虎干戈	(147)
六	南海双剑	(183)
七	薄命佳人	(220)
八	神功盖世	(256)
九	断魂丸	(292)
十	剑未飞霜魂发断	(327)
十一	英雄出少年	(364)
十二	剑符	(401)
十三	天门一煞	(439)
十四	古林历杀	(475)
十五	华山沧桑史	(511)
十六	怪事连城	(547)
十七	金银双飞	(584)
十八	父子双雄	(621)

一 赤子天心

三更，冷月高悬。在一座木屋中，盘膝坐着一位中年儒衫秀士、一个十五六岁的粗服少年。

蓦地，一声响彻群山，穿林绕谷的啸声遥遥划空传来。

儒衫客霍地睁开精芒毕露的神目，一扫对面茫然失色的少年，轻喝道：“琪儿，快！”

儒衫秀士说着指指桌上的一个包袱，又面有惊色的说道：“那个包袱中，有你需要的一切，也有师父的一切。”

这话说得十分笼统，但少年明白师父必是遭遇上了非常变故，心中立觉这声凄厉怪啸来得蹊跷，他促声问道：“师父，谁来啦？”

儒衫客说：“你大师伯。”

“大师伯！”少年猛然想到那个清瘦的影子，每年不止见到一次的白发老人。少年有些不解，师父何以会闻啸心惊，而且，那位大师伯怎会这么厉啸？

儒衫客伸手自怀中掏出一本小册，塞到少年手内，促声说道：

“孩子，假如师父三更不回来，你就笔直的往西去，那是大巴山，过了大巴山到剑阁，穿过剑客百里，有座浮云峰，那座峰上住着位老和尚，你见了老和尚后，掏出这本书来交给他，他就会收留你，也会教你这本书上的武功。记住，假如找不到老和尚，这本书，宁可毁掉，也不能让它落在别人手上，因为，书中的武学，是武当山失传了百年的‘天罡七式’，学成了可以无

敌天下！”

他说至此一叹，道：“可惜！师父刚从后面绝崖中寻获没有几天，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不少事故，以至为师连翻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
话方至此，第二声厉啸又起，只听得儒衫秀士周身栗抖，语声带颤的说道：“孩子记住！别忘了师父的话，还有你大师伯，你如果碰上他，什么话都不可听他的。”

儒衫秀士似乎言犹未尽，身形一闪，电射出门。

少年只凄然叫得一声：“师父！”探首门外一看，中年秀士身形早杳，但夜空中兀自传来一声凄凉的悲呼：“琪儿。”

琪儿一头冲出木屋，凄声悲唤：“师父！”

群山鸣应，充耳是片回音，“师父”之声此起彼落，独立苍茫，山风悲啸，哪还有师父的影子？

接着，东面那座高峰上，响起了第三声凄厉长啸。

琪儿心中乍惊，他看出端倪来了！那啸声中隐含怒意，怒到极点。

琪儿眼珠一转，望望东面耸天的高峰，返身冲进木屋，一把抓起放在桌上，师父为他准备的包袱，匆忙将包袱打将开来。包袱内，包着一包衣服、一封信，还有二十两银子，一对径寸大小，豪光蒙蒙的夜明珠。

琪儿一把抓起信，上面写着“琪儿拆”三个字。

琪儿手有些抖，捧着信不敢立刻拆开，他明白信内可能有关师父的一生。

他明白，时间不容许他犹豫，立时剔亮灯花，小心翼翼的拆开信，颤着双手抽出信纸。

信笺一共是三张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些涂了又改，改了又涂的草字，那正是他师父所留。

信内写的是师父的一生坎坷遭遇：

原来中年儒衫秀士，正是二十年前震惊武林，“七星帮”七

魔中的一员，他本出身武当，是武当上一代掌门人的掌门传人玉龙子，已得掌门人灵风道长的真传，并内定为下代掌门人，那时玉龙子才四十六七岁，正值壮年，奉命行道江湖，一天夜晚来到徐州，被位夜行子将他引到天威镖局，霍然镖局中出了宗惊天大血案。

前前后后，遍地皆尸，一共是七十二具，玉龙子震骇之下，俯身察看尸体，不看则已，一看更是惊骇得心胆俱裂，这七十二命，无一不是死在武当绝传武学“天罡指”之下。

更不幸的是这种“天罡指”，千百武当弟子中，只有掌门人灵风道长同玉龙子精擅此技，换句话说，当世之中，除他们两人外，莽莽众生中，难找出第三个会这种神指。

就这样，玉龙子背上了凶手的罪名，被灵风道长废了武功，朱笔除名，逐出武当，脸上受了四刀鲸形。

离开武当的玉龙子，因为面上有四条刀痕，只好做了副人皮面具戴着在洞庭湖中终日泛舟自娱。

谁知就在他被逐出武当的第二年，洞庭湖上出现了一个戴金色面罩的怪人，自称金魔，强行出手为玉龙子恢复了武功，并挟持玉龙子跟着他上了乌江尽头，贵州七星关的七星峰上，与另外五个戴五色面具的人会面，然后由金魔宣布组成“七星帮”。

玉龙子出身名门，虽被金魔裹胁参加，他自不甘为虎作伥，几次想自绝经脉，以一死谢师门，但在他发觉七星帮真正的用意后，决心立变，改变初衷，毅然决然的变成七星帮的一分子。

他改变初衷的原因是“七星帮”成立的目的是血腥武林各门，而玉龙子侠心义肠，怎忍心见武林中掀起血腥？决心从中破坏七星帮，为武林苍生消灾弭劫，表面上是酬谢金魔为他恢复武功之德。

另一点使他活下去不想死的原因，是想察出徐州天威镖局那桩大血案是谁做的。

金魔开始训练其余六魔，一直训练了三年，但六魔之间，互不认识，而六魔对金魔均极畏服，其原因是金魔武功不但精，而且博杂，几乎是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学，他无一不精，无一不绝，在有意无意之间，还露了一手像是数百年前就已失传武林的“七星掌”。

玉龙子暗中默察，金魔对天下武学无一不精，但他对“天罡指”好像是闻所未闻。

金魔对六魔施以三年的训练之后，正筹划要屠杀少林寺千百僧侣之时，突然出现了二十四位武林高手，将七魔围在七星峰的“七星洞”中，七魔成了瓮中之鳖，一场恶战，金魔被少林五老困了一天一夜，终于逃脱逸去，玉龙子被灵风道长擒下，送往武当后山，划地为牢，终生囚禁后山。

而金魔藏锋敛锐，不知所终。

灵风道长将玉龙子囚禁后山这件事，武林之中，竟然无一人知道，灵风道长何以不处置玉龙子？其原因是他经过数年思考，明白爱徒当年绝不可能做下徐州那宗大血案，换句话说，其中大有蹊跷，可能那宗血案是金魔做的！加上这次围剿七星帮一役，玉龙子居功甚伟，因为玉龙子随时向恩师暗中禀告七星帮的消息。

玉龙子被囚的翌年，武当掌门人天年已满，羽化登仙，由金龙子接掌了武当。

十年匆匆过去，武当门人，竟无一人上过后山，而玉龙子也未离过后山一步。

直到十年前，金魔突然出现后山，之后，每年来看玉龙子一次，但二人矢口不提前事，直到一月之前，金魔方重提组织“七星帮”，玉龙子极力反对，金魔给了他一月的限期考虑，今晚恰是一月期满。

武少琪匆匆看完信，心中怦然而动，暗为师父抱屈，同时也立下决心，要察出那个使“天罡指”，嫁祸给师父的坏蛋，为

师父洗雪沉冤。

他飞快地将包袱系好，朝肩上一搭，返身冲出木门，向刚才啸声传来的方向，双足连点，身形快似飞矢，朝东方那座高峰跃去。

他拼尽脚力，约摸驰了十多里，方跃上那座高峰，登峰四顾，对面二十丈远处，另一座笔立如削的奇峰上，依稀站着两个人。

两人此时默然相对，一言不发。

月色朦胧，琪儿拼尽目力，方才看出来对面峰上的两人，其中一人正是自己的师父，另一个白袍、白须、白发，正是自己见过十数次面的大师伯，也可能就是师父信中所说的金魔。

往常，老人对琪儿还不错，唯一使琪儿不快的是老人的面色老是阴沉沉的，毫无一丝生气，从没见过他露过半丝笑容。

武少琪慌忙躲在一棵古松后面，他很想跑上对面那座高峰，可是在低头看到深谷中的渺渺云雾时，他将这种念头打消了，因为武少琪对附近方圆数十里的地势非常熟悉，两峰之间虽只有二十丈之隔，但真要落峰再爬上对面峰顶，那就有十里出头还多。

正当此时，对峰遥遥传来大师伯森冷的声音：“你多想想，我哪点错待了你？”

传来儒衫客的声音：“大哥恩重如山，再造之德，小弟一生一世都不敢忘。”

“嘿！你说的好听得很呢！”那个阴森的声音咬着牙在哼。武少琪心中大惊，暗叫道：“不好了，金魔与师父翻脸了。”

“哼！”又是一个冷嘿，那个阴冷的声音严厉沉叱道：“我为你恢复了这身功力，想不到你给我拉腿。”

儒衫客摇头说道：“小弟不敢。”

森冷的声音说道：“既然不敢就少废话，跟我走！”

儒衫秀士凄然说道：“大哥三思。”

白发老人怪笑两声，道：“好哇！你现在公然敢抗拒我，不听我的命令，这可怪不得我了！我既然能为你恢复功力，也能将你这功夫收回来，哈……”

抑不知白发老人怒极而笑，还是得意的狂笑？笑得劲气四荡，排震夜空。

就连二十丈外的琪儿，都有些耳鸣心跳的感觉。

听口气，两人已经说翻，白发老人眼见就要对儒衫秀士出手。

想不到儒衫秀士同样哈哈一声劲笑，两声豪笑同时一敛，儒衫秀士豪壮地说道：“连小弟这条命都是大哥所赐，大哥尽管拿回去。”

“怎么！我还拿不回来吗？”白发老人狂笑着。

儒衫秀士突然两声，道：“大哥不但为我恢复武功，只怕……我的武功被家师所废，也是大哥你的恩赐吧！”

“怎么！你怀疑我？”白发老人咆哮着。

儒衫秀士神威凛凛的说道：“我在想二十五年前，那个冒我之名，在武林中染下两手血腥，一口气将徐州天威镖局杀绝斩尽，造成七十二口大血案的神秘人物，可能是大哥你的杰作吧？”

白发老人抵死不认，怒极而笑的叱道：“你别胡想，大哥岂会做出这种事？”

他沉吟了一下，又说道：

“那件血案，你师父亲自下山到现场调查，虽然对你当时巧在徐州而背上黑锅有些怀疑，可是，那七十二人致死的原因是‘天罡指’，当世之中，除你师父同你外，难道还有第三者有此能为吗？”

儒衫秀士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当然可能，大哥你一代英才，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，只要经过你的眼，没有不可能的。”

“住嘴！”白发老人一声暴喝，怒遏如雷的说道：“你别瞎说八道，大哥我对你一生仁尽义至，哪点辜负了你，现在，咱们

别多说那些废话，你考虑一下，你是不是愿意跟大哥合伙？还是咱们分道扬镳？”

白发老人口气软了不少。

儒衫客说道：

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你我均已是古稀之人了，人生不过百年，以一个年近期颐之人，还想在武林中一争雄长？我们长话短说，你我同时退隐，不可再存组织‘七星帮’的念头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们毕竟老了，大哥，将武林天下让给年青的一代吧！得放手时且放手，落得晚景逍遥。”

琪儿乍然吃惊，他低声问自己：“师父已七十多岁啦？”

师父是上一代掌门弟子？

师父曾被师祖废掉武功，逐离武当？他老人家果真蒙了不白之冤？是谁害的？真是师伯？

师父曾遭受鲸面之刑，但面上一无刀痕，难道他老人家这些年都戴着面具？

白发老人怪笑两声，怒叱道：“老夫毕生心血花在组织‘七星帮’上，七星帮一日不组成，老夫一日不瞑目，你既然不赞成，咱们就分道扬镳吧！”

儒衫客凄声说道：“生死殊途，大哥多保重！”

他虽说出道别的话，但他脚下寸步未动，似乎还有所待。

白发老人冷笑着，笑声激荡夜空，越笑越凄厉，越笑越高昂，他猛然刹住笑声，得意至极的说道：“不错！你总算是大哥的知心，明白大哥的为人，是你自己动手？还是要大哥我动手？”

“不好了，师伯要废师父的武功了！”琪儿大惊失色，偷偷的在心中怪叫。

儒衫秀士惨然长笑两声，道：“小弟自己理会得，不敢偏劳大哥。”

儒衫秀士说完双膝一盘，跌坐地上，双目垂帘，显然他要废尽一身武功。

就在他两眼甫一闭上之时，琪儿急得双手紧捏，几欲脱口惊叫，蓦的儒衫秀士两眼霍的重睁开来，双目神光炯炯，逼视着白发老人。

白发老人寒着脸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儒衫秀士凄然叫了声“大哥”，黯然失声的说道：“小弟知道武功散尽之后，此生已了！我知道连重见琪儿一面的机会都没了，小弟有个请求，望大哥高抬贵手，放过琪儿。”

儒衫客话音一落，竟然啜泣起来。

琪儿眼睛泪如泉涌，想不到师父最危难之时，仍不忘自己，可是眼睁睁地看着师父就要将武功废掉，他说不出来的难过，他几乎狂声怒叫起来，但他明白师父何等身手，此时此地，如果控制不住，恐怕真会害了师父。

往最坏的地方想，师父虽然武功废掉了，但师徒之间，总还能再见面，也能常相厮守，侍奉师父天年。

他忍住了喉中滚动的声音。

白发老人面上闪过一丝诡笑，他得意的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我答应你！”

但他随即将手伸向儒衫秀士面前，沉声说道：“拿来！”

儒衫客伸手入怀，掏出一副银色发亮的面具，迟疑了一下，递给老人。

“银魔？师父就是银魔？”琪儿惊呆了。

银魔缓缓将一身功力度尽，刹那时，背凸腰驮，昂直的颈子向下一弯，顿时之间，变成了位龙钟老人，正所谓凭空老了几十岁。

对面峰上藏身树后的琪儿泪如流泉，簌簌飞落。

白发老人响起金石铿锵的声音，道：“好！你还识趣，让你留个全尸，不过，哈……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那小鬼头我怎能放得过他？”说着伸手按了按银魔的顶门。

银魔仰头望望他，唇皮蠕动了一下。

功力废尽后，声音黯哑，使人难听清半句。

想来，他是在恳求白发老人饶恕琪儿。

琪儿将今晚所见的一切同所听的话作了番思考，他狠狠的一咬牙，心忖道：“不错，师父的一生，是毁在师伯手上，是师伯害他老人家的啊！”

他心地纯良，到此地步，仍将白发老人当作师伯。

可是他在听到白发老人不放过自己时，他又不禁悲从中来，一面暗暗独自饮泣，一面心中谋算。

“师父说师伯不是好人，果然不错，师伯真不是个好人。”

白发老人放声大笑，硕长的身形闪了两闪，飞投下峰，眨眼之间，没了影子。

琪儿心念着师父，见白发老人已走得远了，方敢擦干泪，飞投下峰，又飞上对面那座绝峰。

儒衫老人此时萎顿不堪的倚在棵古松上，胸部起伏，吁喘连连。

琪儿睹状心中一惨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直扑向儒衫老人，他一边扑过去，一面凄声叫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其声之悲，有若秋夜猿啼。

老人似乎只剩下半口气往回咽，也像是耳目失聪，琪儿的声音虽悲，但他似乎一点都没听见，相反的，老人喉间呼噜，隐约在呼：“琪儿！琪儿！”

琪儿心中一惨，一步跑到老人身边，伏在老人脚前凄声低唤：“师父！师父！”

老人张了张涣散失神的老眼，伸出只刹那间变成乌爪般的干枯手，抚摸着琪儿的头顶，喉间呼噜着，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道：“琪儿！师……父不……行……啦！”

的确，年近古稀的老人，骤然间功力尽失，再被白发老人按了一掌，何况他那一掌又暗吐了几分内力，哪还有命在？

琪儿颤声哀唤：“师父，您老人家不……会……”

啜泣失声，他委实不忍说出下面的话！

老人喉间滚出口冷气，终于慨然哑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人总是要死的啊！何况师父我已经这么大岁数啦！”

“师父！师父！”琪儿凄然悲叫。

老人巍巅巅的说道：“琪儿，小心……金魔他……他要杀你……他要组七星……还有那天罡七式。”

老人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。

琪儿睹状大悲，呛然失声，大叫道：“师父！您老人家挺着点，还有什么话？”

果然，老人真的言有未尽，喉头又一声“咕噜”，滚出口冷气，语焉不清的说道：“师父……一生遭遇奇惨，可惜我不能重返师门。”

“您会的，您老人家会重上武当山，弟子要求掌门道长厚葬您老人家！”琪儿大叫着。

老人点点头，失神的老眼中渗出两丝安慰之色，良久他摸着琪儿的顶门说道：“琪……儿……你姓武……叫武少琪，六岁那年……浮云峰的那个老和尚送你来此，你……你的身世我……我一点都不知……道……”

武少琪猛地仰头，望着师父，一刹那间，百感交集，原来师父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。

老人已到油尽灯枯的时候了！他那本已驼了的背更往下垂了，垂得连腰都快成了雕弓形，武少琪慌忙地唤声师父，一把将老人抱住，扶靠在自己怀内。

老人又颤抖着说了几个字——

“琪儿！我唯一的愿望是……能上武当前山。”

老人说到此处，两手一垂，倒在琪儿怀内，嗒然长逝。

琪儿悲痛失声地哭了一阵，远处，划空霍然传来一声凄厉长啸，啸声极是耳熟。琪儿心中一寒，慌忙将老人的尸体搭放肩上，张目四顾。

他辨认了一下啸声传来的方向、远近，正好是从木屋幽谷中传来，算计一下距离，尚在十里外。

武少琪人本聪明，心想那白发老人在幽谷中找不到自己，必会跟踪追来，若是此时不赶快离开，再迟，想走恐怕都走不成了。

他曾答应过师父，而且，师父也极希望死后能葬在武当，正所谓：生是武当门人，死是武当之魂。

他不暇思索，背起师父的尸体，飞身下峰。

武少琪虽是个十五六岁的童子，但他天生神力，人又长得修躯魁伟，加上武功已有了深厚的根底，看来已像十七八岁的少年，是以背着老人，行动起来仍是健步如飞。

他一口气奔出十里，可是身后不断传来怪啸声。

他以悲惨的心情，鼓起最大勇气，向着武当山，平素他师父指给他看的钟楼方向，舍命飞奔。

三更！

四更！

直到天快破晓，他已奔到钟楼下面。

越过钟楼就是武当派的重地三清殿。

当他转过钟楼向下一望，霍然大吃了一惊。

晨曦熹微中，钟楼下面一块平地上，正有三个挺着长剑的道人，各站一方，扬着轻灵诡谲的剑招，圈着个面罩金色面具的老人斗作一堆。

那金色面具的怪老人身形飘忽，掌风如雷，指东打西，一副游刃有余，蛮不在乎的神情，打得三个持长剑的道人身形东歪西斜，险象环生。

那个金色面罩老人，武少琪一眼就认出是两个时辰前，在绝顶上逼死师父的白发老人。武少琪讶然吃惊的心中低唤：“邪魔！”

三名道人好像是布的什么剑阵，各据一方，可惜是因他们

功力不如人，是以仍是落了下风。

武少琪对这种阵似乎非常熟习，他闪身在钟楼下面观察了一下，口中低声念道：

“太极门的剑手太弱，要是换了左面那位道人可能会好些……唔！不对，七巧连环这一招用老啦！唉！唉！……天罡门的剑手为什么不趁机进攻一剑……那样金魔就退无可退了。”

他猛地摇头，斩钉截铁的说道：“如果……唔，多一位剑手，将阵式化成四象天罡阵，走天罡，奔玉阙，指朱雀，截北斗，老魔虽强，也要变成瓮中之鳖了。”

“施主！”蓦地身后响起个细弱的声音，武少琪回过脸去，身后立着位道骨仙风的道人，武少琪一惊，呐呐不知所对。

老道立掌打个问讯，说道：“施主背上之人是谁？”

“家师。”武少琪答道。

老道望了望伏在武少琪背上的尸体，没说什么，因为，他看走了眼，他认为武少琪的师父正伏在他背上熟睡，老道凑近武少琪说道：“施主说得头头是道，想来对四象天罡阵颇有研究，施主可否能施以援手，千百位武当弟子不知如何感激施主。”

道人又叹一声说道：“可惜贫道武功泛泛，难登大雅。”

武少琪面色一苦，回头望望背上的尸体，作了个碍难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可是家师怎么办？”

老道莞尔一笑，说：“没有关系，令师交给贫道。”

老道说着拔出背上的长剑，递给武少琪，另只手一把挽过银魔的尸体，向自己背上搭去。

老道两只眼睛直钩钩的瞪望着斗场，手中接过具死尸也未留意，一味的催武少琪：“啊呀！快！糟糕！玉阙门露空了啦！”

武少琪接剑在手，应了一声，振剑飞声投向剑阵，随即抢入玉阙门，出手就削出三招武当绝学。

与金魔恶斗的三位武当高手乃是时下武林中英名极高的“武当三英”，他们是老得发霉了的老江湖，见自己这方抢进来

一名剑手，当下极自然的各抢方位，剑行四象，武少琪招指“玉阙”，武当三英分抢“朱雀”“北斗”“天罡”三个方位。

四人全不约而同的使出武当绝学天罡剑法，摆下一座武林闻名丧胆的“天罡剑阵”，武当三英在这套剑招上浸淫二三十年，数十年的修为，功力何等老道？出招行式，无一不是挟着万钧潜力？将座天罡阵围得滴水不漏。

各守方位，剑波山涌，无懈可击。

四人中，算武少琪功力最弱，但他出招行式，有时大出常情，使人防不胜防，与其余三只剑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天罡剑阵全靠“天罡”门，如果主天罡门的高手能稳得下来，其余三人又能进退有节，配合得上他的招式，那么这座剑阵就可金汤永固了。

金魔一看清新加入的武当剑手是武少琪，登时气得狂叫道：“琪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同敌人联手来对师伯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琪儿冷声答道：“我师父是武当门人，我当然帮武当。”

金魔怒叱道：“你别忘了我是你师伯啊！”

琪儿咬牙怒斥道：“今天之前我会叫你‘师伯’，自今而后，我们间已情断义尽！”

此时，最为吃惊的还是三位武当高手，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，令人惊奇的事情太多了！

第一，突然现身的少年竟是位剑术大家，对武当绝学居然精绝。

第二，这孩子自承是武当弟子，是谁的弟子？

第三，这孩子居然与金魔有师伯侄的关系，那就令人费解。

金魔气得哇哇怪叫，道：“琪儿，你别忘了你师父一生所遭遇的事多么凄惨，那些都是武当山的杂毛们赐给他的啊！”

武少琪悲声凄叫道：“他们虽然薄情寡义，但他们还没像你那样狠毒，将我师父硬给逼死掉！”

金魔气极，暴跳如雷，双掌怪招连连，扬手击出七掌。

这七招，三位老人道长各挨了凌厉的一掌，其余四招一气呵成，全奔向武少琪。

四位道长各运绝学，化开金魔的厉招，顿觉周身压力大减，慌忙抖剑，各向金魔进逼。

“玉阙门”的武少琪，那就遭了殃，金魔这四招有次而发，潜力山涌，一股劲的逼压而下，只逼的他步履歪斜，脚下打了两个踉跄，连退了三步。

“躺下！”金魔一声断喝，厉笑声中，身形如行云流水，狠毒的拍出一掌，追击琪儿。

他诚心要将琪儿废在掌下，是以使出绝辣毒手。

眼见琪儿已是闪无可闪，猛地“嘶”的一声劲啸，琪儿在仓促之间迎着老怪面门打出一道指风。

四象天罡阵非比等闲，四支剑配合的天衣无缝，金魔一时托大，全力击向琪儿，琪儿果真被他击退，这“天罡剑阵”无话可说，就完蛋定啦！全赖琪儿突然打出这一招，把这个老魔头吓得怔了一下，这一怔，身后及左右两肋，三只长剑挟着劲风同时递到。

这还不算，另一件事更使他震惊，惊得吐舌。

你道为何，原来琪儿打出的指风竟然无坚不摧，像支钢针，一下就锥透金魔掌上潜力布成的钢幕。

四面受敌，金魔眼见就要丧命当场，猛然双足一顿，像道轻烟，疾起半空，逃出天罡剑阵。

好个金魔，不愧是一代枭雄，身在虚空，弓腰拳腿，斜射七丈，闪了两闪，没入一座石亭后面，飞投下峰。

武当三英怔怔地凝望着金魔飞逃的影子愕然而叹。

良久，三英猛转身，一齐纵落在斗场中发怔的武少琪身边，执着他的手摇晃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是谁的门下？”

武当三英年岁全在五十之间，武少琪看他们年岁不轻，而